



深度

P2P围城：爆雷后，南京一群基层公务员破产了

每天拿钱时，何晴都能听见心里花开的声音。但爆雷后，作为公务员的她必须否认自己的投资行为。

特约撰稿人 江楠 发自南京 | 2019-08-07



一名保安人员于2016年1月18日走在上海外滩。摄：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2019年7月18日，中国大陆最大的P2P平台陆金所宣布停止网络贷款业务，令持续倾塌的网贷行业更显寒意。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5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6617家，其中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达5703家，占总数的86%。

短短几年，P2P在中国由盛转衰，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雷潮和数以百万计的倾家荡产的投资者。端传媒于去年发表[《千億空洞、百萬「金融難民」，誰埋下了P2P的雷？》](#)，梳理了P2P在中国的野蛮生长和监管疏漏。今天这篇则聚焦南京某机关的几个基层群公务员，记叙他们在高利率的诱惑下一步步深陷P2P泥潭的故事——被时代规训的人的欲望，最终又反哺了时代。

娜姐至今坚信，钱宝网创始人张小雷是无辜的。

2019年4月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在两次推迟审理后，对张小雷集资诈骗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因为张小雷帮助老百姓赚了太多钱，所以政府‘眼红’，把张小雷做成非法集资，才能把这些资产划归国有。”娜姐对同在南京某机关单位工作的宋丽说。她一脸正气，一如两年前钱宝网刚爆雷时那般笃定，一如三年前“入坑”时一样乐观。



2017年12月30日，上海，位于杨浦区周家嘴路大连路附近的钱宝网总部人去楼空。图：IC photo

大家听说，他在澳洲买了一块地皮

2016年5月，同单位的老张没由来地造访娜姐和宋丽所在的办公室，讲起自己的发家史：从早年倒卖二手书赚得第一桶金，一路说到这两年跟着“贵人”赚了大钱。

老张口中的“贵人”是钱宝网的创始人张小雷。听到这个名字，办公室后排的张宁立即表示，在电视上看过钱宝网的广告。广告上说，钱宝是个投资平台，返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几——这个数字比银行理财高太多，张宁觉得不大靠谱。

但老张说，他跟张小雷吃过饭、深聊过几次，张小雷是个有想法、能干大事的人，值得投资。老张还说，自己认识钱宝网的高层人员，一旦有事，他会立刻让大家把钱都取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相信他这个十几年的老同事，就跟他一起投资，保证稳赚不赔。

这几年，单位里的人眼看着老张富裕起来。他穿着越来越讲究，每天上班都是一身名牌。作为一个手里没有实权的军队转业干部，老张有私人司机一事在单位已是人尽皆知。大家还听说，他在澳洲买下了一块地皮。

在老张的“现身说法”下，包括娜姐在内的好多同事都陆续注册了钱宝网，除了宋丽。

其实宋丽也是心动的，但听到月利率超过10%，她就有些犹豫了。宋丽之前的投资都亏得很惨。2008年牛市，她和老公跟风玩过股票，买什么涨什么，可熊市说到就到，赚到的钱还没捂热又被套了回去，反而还赔了不少。后来宋丽又买了点基金，结果刚买进一万就亏了几千，让她心痛不已。从那之后，宋丽就不想碰理财产品了。

但是，在老张的宣传下，整个单位都开始跟风玩钱宝。每天中午在食堂，其他人都会聊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明天再做个什么任务，宋丽总也插不上话。看着其他人和自己干着同样的工作，钱却平白多拿一份，宋丽心里有些不平衡。她去网上仔细做了功课，发现钱宝不仅规模大，还有官方背书——省电视台、市电视台都给它做过宣传，张小雷本人还上过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财经访谈节目。这么一番思虑下来，宋丽也注册了钱宝网。

钱宝的操作系统很简单：注册后，就可以去“任务大厅”领取任务来赚收益，完成任务的方式主要是看视频、图片、填问卷或分享。不过，要领取任务，你必须往钱宝网中存入该任务所要求的保证金。比如，一项期限8天的“通用女包”任务要求缴纳26000钱宝币（钱宝网里的一种虚拟货币，其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为100:1）的保证金，完成看图片的任务后便可获得48钱宝币——完全不用动脑子。宋丽记得，原来自己账户上只有四十多万（人民币，下同），几个月没注意，就变成七十多万了。

宋丽也喜欢逛钱宝网里“高性价比”的内部商城。钱宝用户可以用获赠的虚拟货币享受优惠，还时不时收到免费试用品。宋丽收到过几瓶冰葡萄酒，据说世界上仅有三个地方能生产出来；还有红糖姜茶、大枣和车厘子，种类丰富，口感也都不错。有的时候吃到或用到对胃口的产品，宋丽就直接去钱宝里下单。

她自诩是个谨慎的人，但随着任务越做越多，她明显感觉到，越来越难克制赚钱的欲望。“钱宝做任务就是——只要你想投，永远不会断档。如果你一个任务没做完就提前退出，不仅要付手续费，该项任务的全部利息也会清零。所以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我不会终止任务。而且，滚出来的钱我也不会取出来，而是放在钱宝里继续滚。”

可就算后来忍不住追加了十万投资，她仍然没有突破投资底线：投资金额不超过总资产的20%——在这一点上，张小雷的观点和宋丽的不谋而合。

宋丽习惯在做完当天任务后，看看张小雷的《雷声》（一档张小雷的直播视频节目，内容包括他去各地的宣讲、与“宝粉”见面的录像和他激励宝粉的演讲等）。张小雷不止一次在视频里告诫自己的投资者们：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你有100块，拿出20块投资就可以了。做投资，就是要松弛有度。



2015年5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钱宝网总裁张小雷现场观看南京钱宝与河北精英传媒的足球比赛。图：IC photo

拿钱是一天中最开心的事，能听见心里花开的声音

单位里与宋丽一样谨慎的，还有何晴。她和办公室另一个小伙子李晟，是单位仅有的两位编外人员，工资不到正式员工的一半。何晴老公是普通工人，俩人每月工资加在一起，刚够一家三口日常花销。此前没做过任何投资的她，对年化率高、做任务简单这些钱宝的卖点完全没有概念，再说，以她的经济情况，确实没什么闲钱去投资。

可同事总不放过她，三天两头喜气洋洋地展示自己挣了多少钱，鼓动何晴和李晟也加入。不到一周，何晴的防线就被攻破了。她下载了钱宝网的App，发现钱宝网异常大方，不仅给她设置好一个为期一周的新手任务（常规任务一般为期10天至两个月），还送她几百块体验金，让她走了一遍完整流程。

一周之后，何晴轻松拿到几块钱的收益。虽是蝇头小利，但感觉很不错，她决定用自己的钱去试一试水。

刚开始，何晴只放了三千，做任务也挑十几天周期的。渐渐的，她发现单位里玩钱宝的人越来越多，玩的数目越来越大，成百万、上千万投进去的人不在少数。何晴心里盘算着，天塌了总会有高个儿顶着，总不能砸死她这种小门小户，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

半年过后，何晴的钱宝账户已有近十万。看着慢慢变多的数字，何晴体会到有钱的快乐：“那会儿钱赚得真多呀！相比之下，你都不会把那点工资当回事儿了。”

她月薪四千五——即使对初入职场的应届生来说，这个数字也不算高。这几年，南京物价随着房价一路飙升，再加上还要养一个马上进初中的儿子，辅导班加日常花销，生活得十分艰难。

以前何晴买瓶贵一点的洗发水都舍不得。玩了钱宝之后，一天收益就一百多，购物就跟玩似的。她休息时就逛钱宝商城和淘宝，把以前不敢买、不敢吃的东西都收藏起来，然后比较之后，专挑贵的买。去逛商场时，原来看都不敢看的品牌店，现在也敢进去摸一摸、试一试了。平日里买东西时也不先问价格了，上手就试，好的就买。

“反正不值几个钱。”何晴说。

在这样不为钱发愁的状态里，何晴偶尔会感叹之前那种没有盼头的日子。何晴作为后勤行政，每天要处理的工作虽然简单，但是量大、琐碎。一天下来，又是写文件，又是跟单位里的科员、领导打交道，还要出外勤，回到家脑袋都是木的。周日晚上躺在床上都不想闭眼，幻想这样第二天就不用上班。

可辛勤工作没有得到等价回报，只因何晴不是编制内的公务员。更令她无望的是，编外人员在体制内的上升空间基本上为零。

何晴不是没想过进编，可竞争太激烈了。如今公务员是“逢进必考”，常常几百人争抢一个名额。然而，何晴白天忙工作，晚上照顾孩子，连睡觉的时间都越来越少，平日里一点看书做题的时间都没有。再说，笔试过了还有面试，那里面的“门道”多，何晴是知道的。当初，她老公的哥哥费了大力气才把她从工厂安排到机关单位，何晴就算过了笔试，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

对何晴来说，玩钱宝的动力是钱，但又不仅仅是钱。

钱宝的返现是每天结算，只要你能按时打卡，钱宝就会每天给你发钱。何晴说，拿钱是一天中最开心的事情，能听见心里花开的声音。那些工作、家庭的烦心事，也在那一刻变得特别渺小。



2016年2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中国P2P贷款人e租宝的投资者高呼口号。摄：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只要及时跑路，他一定不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同样作为编外人员的李晟，则秉持与何晴大相径庭的投资态度。

李晟本科学会计的，在用钱宝赠送的“启动基金”走完一整遍流程后，就大致知道，钱宝就是个借旧换新的集资平台。他算了笔账：启动资金是300元，一周后连本带息收回303.5元，月化率5%，相当于60%的年化率——是银行理财的15倍（年化率指投资期限为一年所获的收益率。年化收益率=〔（投资内收益 / 本金） / 投资天数〕 * 365 × 100%）。也就是说，如果本金是8万，一年连本带息就能拿到12万8。

李晟随意点开几个任务，几乎每一个月化率都在6%以上。而且，只要你投得多、放的时间长，不仅月化率会提高，钱宝网还会额外给你一到两万不等的奖励。

没有一家理财平台敢把收益率做得这么高。上一个能和钱宝收益比肩的e租宝，已在2016年初被深圳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名目立案调查。

大约从2012年起，P2P在中国进入野蛮生长时代。各平台为抢占市场，利用超高利率来吸引投资人。不过，更高的利率意味着负担更重的借款人，《P2P平台发展的“庞氏骗局”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端投资人的收益率达到20%及以上时，后端借款人的年利息就要将近30%——与高利贷所差无几。于是，大部分平台利用因立法滞后而产生的管理漏洞，大量运用资金池模式、债权转让制度等。

钱宝网的模式即是将用户的钱放入一个资金池，再借贷给平台内的小微企业。企业盈利后，钱宝网再按比例返还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但事实上，当一家P2P的年化收益率超过10%时，P2P平台不得已借新钱还旧钱，庞氏骗局几乎成为必然。

2015年下半年，P2P产业发生第一轮爆雷潮，仅11月就有64家平台跑路。12月，e租宝爆雷。随后，规格与e租宝不相上下的泛亚、中晋等大平台相继倒台，牵扯到的资金超过3000亿元。在大量散户还来不及反应之际，第二波爆雷潮接踵而至。中金公司的研报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P2P行业正常运营平台只剩1836家，和2015年的高峰相比，缩减近2/3。

所以，李晟一开始就知道，玩钱宝是一场赌博。但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已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把银行当做收入的最好归宿。人民币不断贬值，只有理财产品可以勉强让手里的钱跟上房价涨幅。李晟坚信，只要不被欲望冲昏了脑子，及时跑路，他一定不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很多人认为鸡蛋应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但我投资的原则是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收益最高的项目里，然后尽量早点出来，这样的获利方式效率最高、收益也最大。”从2016年7月正式投入本金，到2017年4月连本带息从钱宝撤出，不到一年，李晟净赚十万——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

然而，促成李晟义撤离钱宝的原因，是他发现了年化率比钱宝还疯狂的鑫时光——著名的“南京八宝粥”之一。

鑫时光的集资项目只有一个——“鑫福嘉园”生态养老基地的《基金增值计划》，年化率据说高达216%。它的集资方法简单粗暴：投资1万每日可得利息60元，投资10万得600元，且随时可提现。

更夸张的是鑫时光明目张胆的传销手段：投资人A发展出一个下线B，则获得B收益的10%；B再发展出一个下线C，A还可以拿到C收益的2%，以此类推。为增加销量，鑫时光还玩起“饥饿营销”，规定单笔最高只能投20万。很多人为了加大投资，借用亲友的身份证注册多个账户。不仅可以赚自己的利息，还能拿到“下线”的返利。

从2015年钱宝做大后，整个行业愈加急躁和贪婪，很多平台认为，只要自己的年化率比钱宝高，就能吸引到投资。于是，年化率惊人的投资盘口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其中，包括鑫时光在内的八家年化率均超70%的投资平台，被称为“南京八宝粥”。

李晟想着，自己和那些看不透的“韭菜”不一样。他既然跑得赢钱宝，像鑫时光这种捞钱手段更粗劣的，一定也能全身而退，本着“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他把从钱宝取出的30万，全部投进了鑫时光。

李晟原本是想拿这笔钱去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他结婚两年多，仍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本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手头有钱了之后，这房子就显得不方便了。且不说，住在城郊离夫妻俩上班的地方远，孩子眼看越长越大，再不换房估计就会觉得挤得慌了。

买一套一家三口住的房子，要90m²左右。若想地理位置好一些，则单价在3万/m²上下，总价大约270万。就算李晟可以享受首次购房的优惠政策，首付也得30%，也就是81万。然而，如果把首付的钱放在鑫时光里滚，一年少说也能挣二十五万。不要说还贷，把挣出来的钱再放到钱宝里滚一滚，半年之后，再付一套小房子的首付，也绰绰有余。

但七个月后，李晟后悔了。



钱宝网南京总部的外围栏上，当地警方悬挂了警示横幅。图：网上图片

“只要不报警，张小雷就会被放出来，会把钱还给大家”

2017年11月，鑫时光跑路。一个月后，钱宝网爆雷。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南京”发布一条微博：“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17年12月26日，向南京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南京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

听到这个消息，刚借了表哥10万去做大任务的何晴只觉两腿发软、头皮发麻，“天花板在一瞬间瘫落在头上”。

回想起来，何晴曾有过一次“逃生”机会。2017年8月，网上传言：钱宝网资金出现问题，公司上海总部被搬空，一些大额投资人账户无法提现。听到这个消息，何晴立即终止手头任务，把账户里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但张小雷的辟谣视频很快就出来了：他怒斥造谣者胡编乱造，还要悬赏十万去人肉造谣者，给受了伤的宝粉们（指钱宝网的粉丝）复仇。最后，张小雷向发布消息的公众号作者提起诉讼，法院判定：被告造谣和诬陷侵害了钱宝网名誉，要求被告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何晴等了几天，发现钱宝网还在正常运作，也没有出现张小雷被警方控制的新闻，便把取出来的钱又放回钱宝，还追加了三万。

得知张小雷自首后，何晴也没在第一时间报警。事实上，平安南京发布张小雷自首的消息后，愤怒的宝粉纷纷涌入评论区质疑该账号的真实性，平日里很少过百的评论数在一个小时内超过两万，并因此被顶上微博热搜。此外，大批宝粉还在各自的QQ群和微信里疯狂呼吁所有人不要报警、警惕群里的“黑子”（指卧底警察）。

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宝粉们不报警，即使张小雷自首，警方也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那么张小雷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他就会把宝粉们的钱都还给大家。

一位到处阻止群友报案的宝妈说，自己刚生完二胎，背着老公把存款全部取出来、连儿子满月宴请收的礼钱，都一分不落地放进了钱宝。她说自己已经身陷其中，为了避免夫妻反

目、家破人亡，唯一活路就是继续相信钱宝：“不反水不报案，保佑雷哥早点放出来，保护雷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宝粉们的自信并非完全没道理。早前，南京公安就已多次在钱宝的办公大楼下面挂过“非法集资”横幅。2016年，钱宝更是在南京政府施压下，将总部搬到了上海。但是，钱宝在南京运营的这段期间，除了公安部门挂了横幅，监管部门并没有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阻止钱宝网继续经营下去。宝粉们认为，这间接承认了钱宝网的合法性。七年里，同时段起家的平台——e租宝、3M都倒掉了，但钱宝网还屹立在那儿，成为了行业标杆。

在钱宝网爆雷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平安南京那条微博之外，官方并未释放更多信息。如此“留白”，给了各种阴谋论极大的发挥空间。宝粉群体也在分化。像宋丽这种“自认倒霉”的人被一些激进的投资者称为“伪宝粉”。他们认为，“不报警”只是“营救”张小雷的第一步，真正的宝粉不应只想着自己的钱，还应该救出“雷哥”——既然有些部门误认为张小雷有罪，那么宝粉就有义务、有权利，通过合法途径告诉他们张小雷有多无辜。

2018年年初，2000多个宝粉跑到省政府旁边的南京艺术学校集会，凌冽的寒风中，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警察的包围中群情激奋，齐声要求钱宝案的公诉人出来接受民众的质问。虽然最后有人受伤、有人被抓，但大家的“热情”并没有被打压下去。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有手拿“放人”牌子的大妈跑到公安局要求放人，还有人在网上众筹为张小雷“聘请律师”，更有人觉得“律师”只是浅层次的“救”，想要众筹资金请“专家”去论证钱宝网运营的合理合法性。

2018年7月27号，警方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钱宝网以高额收益为诱饵，持续“借新还旧”向社会公众大量非法吸收资金，截至案发，未兑付集资参与人的本金数额达300亿元。而据此前钱宝网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其注册用户数已超过500万——远超e租宝的90万用户，将成为史上受害者最多的非法集资项目。

“要是有人来问，就说我们单位没有人投资钱宝”

鑫时光和钱宝网爆雷后，单位里没几个人是好过的。

一位从前嘻嘻哈哈的科长很少再露笑脸，钱宝网和鑫时空双爆雷，让她亏了近200万。科长寄望于卖套房填补亏空，然而那段时间，南京城里最不缺的就是低价二手房，万般无奈之下，她不得不求人借钱以解燃眉之急。

张处长的枯朽也是大家肉眼可见的。他再也没穿过笔挺的呢子外套，头发也不再抹发胶，每天乱糟糟的像一个鸡窝。中午吃饭时，他总是第一个来，吃完就走。碰到单位里的宝粉询问情况，他只是说：“警方还没定罪，大家在单位里最好少说为妙”，然后眼神躲闪着快速走开。

众人惴惴不安等待之际，单位里突然出现一个惊人的传闻：娜姐因为上访，被警察抓到看守所关了一整天，到半夜才被放。

这种行为在机关单位是被明令禁止的。中央组织部曾发文指出：“党员要提高思想认识，讲党性、讲大局、讲纪律……决不能采取集体上访的办法对政府施加压力。”就在此前不久，南京警方刚以“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对一位省属事业单位的正处级领导干部采取了刑事拘留。这件事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这位被捕领导在钱宝网倒台时，账面上还有1700多万元，损失惨重。他希望“通过调动宝粉一起‘维权’，对政府和警方形成压力，加快案件侦办进度，好尽快拿回损失。于是人前他组织会议要求单位员工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人后却为开展“维权”活动出谋划策。结果钱不仅没要回来，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断送了。

上访传闻传开的第二天早上，一个小领导神色匆匆地拿着一张纸进来办公室，挨个让大家在纸上签字。

看到纸上的内容，何晴心里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文件上明明白白写着：本单位工作人员从未参与非法集资声明。小领导还特意嘱咐大家：“如果有人来问，咱们单位有没有人投资过钱宝，千万告诉他没有。”

何晴忽然觉得整件事情很荒唐。投资本是个人自由和选择。可一旦这件事触及到组织的利益，即使在钱宝里亏了几百万的小领导，也得一脸严肃地告诫所有人：必须否认自己的

投资行为。

曾经，她信任同事、信任地方和国家媒体，所以她相信能在这些平台上侃侃而谈的张小雷是个大企业家。再后来，她信任法院判决，所以她认定那些诽谤钱宝网的都是骗子。但现在，公安又告诉他，那些曾被判决为“诽谤”的言论其实是事实；而曾经和张小雷相谈甚欢的各路媒体则天天播送张小雷在狱中承认“自己三年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自首的准备”。

现在的她，除了自认倒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贪婪导致今天的下场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钱宝爆雷后，互联网金融迎来新一轮洗牌。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2018年6月之后，平均每天就有 2.7 家平台停业或出现问题。7月1日至10日，全国有超过40家平台爆雷，总涉及金额超过2000亿，受牵连的投资者更是难以计数。

而在这么多问题平台中，只有极少数被公安部门立案调查。像钱宝这种体量巨大的，投资者还有希望拿回一点点“安慰金”，至于其余中小型平台的投资者，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血本无归”。



钱宝网。图：IC photo

尾声

事到如今，李晟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工作，慢慢把这个天大的窟窿补上。一切与投资有关的东西，他再也不会沾染了。

宋丽也觉得把日子过好才是正经事。自己好歹是个军转干部，工作稳定，生活小康。虽然比上不足，比下还是绰绰有余。实际上，这两年从钱宝赚来的钱，大多都重新投回去继续滚钱了，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所以，钱宝倒了之后，除了每天心情不好，宋丽的生活倒是和之前没什么差别。

唯有娜姐还常常来找宋丽聊钱宝，言语和态度都变得更加激烈：“公检法就是政府的走狗”、“上面领导是因为要填政绩上的窟窿才把张小雷给整进去的”、“是贪官要老百姓的钱去花天酒地”……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何晴则面临十二万左右的信用卡窟窿要补，每月最花心思的事就是倒腾手里的十几张信用卡、东拼西凑地还贷款。孩子今年就上初中了，补习班、兴趣班加起来每月就得一千多；再把吃穿用度算进来，一年四、五万总是要的——刚刚好是何晴一年的总收入。

她现在很少去理发店了，之前办的会员卡只剩下四百块钱，得省着用。买化妆品也不敢再看国外的牌子。每次看到想要的东西，都提点自己：还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

六月，何晴决定听老公的话，去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虽然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还给投资者，但好歹还有个盼头。

从地铁口出来，何晴碰上两个看起来和娜姐差不多大的大姐凑上来问派出所怎么走，三人便结伴同行。原来两位大姐投资了在电视上看到的、以养老床位为由头的集资项目。然而前两天，这家公司跑路，她们的养老金全没了，所以特地从安徽赶来南京报警。

三人走进警局。何晴吓了一跳：警局里人头攒动，全是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养老金”、“非法集资”、“P2P”这些名词时不时从他们的对话中飘出。

何晴心下凛然：一个钱宝倒下了，还有千百个“钱宝网”在等你。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名字皆为化名。

P2P 爆雷

P2P



热门头条

1. 八五香港罢工：交通瘫痪，七区集会，多个警署被围，荃湾、北角再现白衣人
2.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3. 陆客赴台自由行突于明日起停签，各大城市涌现排队人潮
4.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5.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6. 0803九龙游行全纪录：尖沙咀到太子处处可见示威者，黄大仙意外爆发激烈冲突
7. 早报：香港巴士工会响应今日“全港大塞车”，料港铁罢工机会不大
8. 专访前问责高官王永平：港府每一步都是史无前例的粗暴
9. 周保松：805记者会，林郑的新论述
10. 香港公务员历史上首次发起集会 呼吁政府听取民意

编辑推荐

1. P2P围城：爆雷后，南京一群基层公务员破产了
2. 杨路：贸易战越来越危险，离结束却越来越远
3. 速写香港律师、投行人士、厂家高管、社工和美容师：这天他们为什么罢工？
4. 八五香港罢工：交通瘫痪，七区集会，多个警署被围，荃湾、北角再现白衣人
5. 董启章：8月5日之后，我们谈“民心”
6. 0804将军澳及港岛西示威：入夜示威者包围多区警署，在多处堵路
7. 美国民主党初选第二轮辩论：拜登强势反弹 边缘候选人面临淘汰

8. Netflix 糟糕的第二季度财报之外
9. 边玩边学习辨别假新闻，巴黎索邦大学的游戏化尝试
10. “中国式”制片人王鲁娜：怎么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世界各大电影节

延伸阅读

传南京P2P平台易千财富被查，涉嫌百亿庞氏骗局？

中国推出最严网络贷款监管细则，每人最多100万人民币

内有网贷新规、外有律所诉讼，中国海外P2P第一股宜人贷股价十天跌三成半

深圳警方对“e租宝”涉非法吸收存款立案侦查

P2P凛冬将至？中国开始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专项整治

中国银监会出台“12不准”，终结P2P野蛮生长

千亿空洞、百万“金融难民”，谁埋下了P2P的雷？

P2P遭遇去杠杆和强监管两记重拳，但真正的火引子，是十年的无序生长和阴晴不定的监管态度。

P2P爆雷启示录：悲剧的永劫回归

P2P平台大量爆雷，是2018年中国经济转折的代表性事件，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政治思维主导、干预市场经济下的正常能量释放。悲剧的永劫回归会有终止的一天吗？